

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回归现实之旅

谭晶晶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 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又称为《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大部分内容是亨伯特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自白，自白中亨伯特陈述的自己被记忆、欲望引诱，在欲望和时间中挣扎最后回归到现实这一过程与坎贝尔的单一神话理论不谋而合，本文认为小说主人公亨伯特的故事呈现了单一神话的核心模式“启程—启蒙—回归”，体现了亨伯特的挣脱过去、回归现实之旅。

关键词: 英雄之旅；时间；欲望；《洛丽塔》

The Journey of Humbert in Lolita Returning to Reality

Jingjing T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0

Abstract: Most of Nabokov's novel *Lolita*, also known as *Confessions of a White Widower*, is Humbert's confession of the guilt he committed. The process of being seduced by memory and desire, struggling in desire and time, and finally returning to reality, as Humbert states in his confession, coincides with Campbell's theory of the single myth, a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ovel's main character Humbert's story presents the core pattern of the single myth "Departure-Enlightenment-Return", which embodies Humbert's journey to break free from the past and return to reality.

Keywords: hero's journey; time; desire; *Lolita*

引言：

《洛丽塔》是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还有第二个标题：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正如第二个标题所提示的，该书绝大部分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叙述的是中年男子亨伯特迷恋12岁继女洛丽塔的故事。而这种自白恰好是“二我差”现象的体现。赵毅衡指出凡是叙述者显身，叙述中又讲到自己的过去，就必然产生二我差。不管是在虚构的小说中，还是在自传中，一个叙述者的“此我”讲述自己作为人物的往昔，既可以用“昔我”的语言，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的意识、经验、判断，也可以用“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这种语言或意识的差别就是“二我差”^[10]。“二我差”现象发生在所有的“自我叙述”中。自我叙述，即我讲我的事，例如检讨、忏悔、日记、自传、表白等^[10]。小说是罪犯亨伯特在狱中的回忆记录，在回忆的过程中，拥有上帝视角的罪犯亨伯特会不自觉地对“昔我”进行评论、干预和控制，因此，“昔我”亨伯特在罪犯亨伯特的回忆中走向的是一条成长之路，他最终脱离过去的束缚、回到现实。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依据世界英雄神话创造性总结出关于英雄探险的元神话：一位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神奇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历险之旅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8]。坎贝尔笔下的神话英雄历险之旅的标准道路是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即启程—启蒙—归来。小说中亨伯特的故事正好契合了这一模式，他被欲望引诱（启程），踏进陌生世界是为了欲望和时间作斗争，尝试各种办法让时间变慢，但最终抵抗不了时间力量的强大（启蒙），最后回归到现实世界（归来），摆脱了过去的束缚。

一、启程—欲望的召唤

中年男子亨伯特·亨伯特出生在巴黎，童年时与安娜贝儿相爱，但安娜贝儿在四个月後死于曾斑疹伤寒，亨伯特从此陷入痛苦的回忆中，也因为这次恋爱经历，他一直对十二三岁的少女情有独钟。他提议将九岁到十四岁这个年龄段的少女且有着难以捉摸、变幻不定、销魂夺魄、阴险狡黠的魅力称之为性感少女。亨伯特在私底下对每个经过他身边的性感少女都怀有一股地烈烈

火凝聚起的欲望，他会坐在公园长椅上，假装在看书，实则暗地里默默观察那些性感少女。之后为了自身的安全，亨伯特决定结婚，试图对自己的欲念加以平和的控制，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瓦莱丽亚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种神态”^[4]。结婚不久之后，亨伯特就厌倦了瓦莱丽亚，将她形容成“肥胖臃肿，实际上毫无头脑的粗俗女人”。这场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亨伯特之后因为身体健康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在痊愈出院后，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巧合之下，他来到了中年寡妇黑兹太太家里租住。黑兹太太十二岁的女儿洛丽塔是使他决定在黑兹家住下来的唯一原因，早熟的洛丽塔一下子就迷住了他，他认为洛丽塔就是死去的安娜贝儿，“那是同一个孩子——同样娇弱的、蜜黄色的肩膀，同样柔软光滑、袒露着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4]。他想通过复制记忆来超越现在、回归业已消逝的过去^[6]。在黑兹家居住的时光里，近距离与洛丽塔的接触使他整日为之神魂颠倒，不断在日记里倾诉自己对她的疯狂迷恋，“她在斑驳的阳光下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在我可怜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了一下”^[4]。“她身上发出的气味和另一个人，也就是里维埃拉的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更为强烈，带着比较浓郁的意味——一种炽热的气息立刻使我这个男子汉激动起来”^[4]。他想尽一切办法亲近她，“在到商店去的途中，我一直握着、摸着、捏着这只热烘烘的小手”^[4]。他对性感少女的欲念又开始了，甚至比之前更为强烈。坎贝尔指出，英雄冒险的开端是接受冒险的召唤：

“神话中的英雄从他日常住的小屋或城堡出发，被引诱、被带到、要不然就是自愿走到冒险的阈限。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守卫着阈限不让通过的幽灵或神灵。英雄可能打败这位守卫者或博得他的好感而进入幽暗的王国，或被对手杀死而进入死亡之国。越过阈限之后，英雄就在一个陌生而又异常熟悉的充满各种势力的世界中旅行。”^[8]

亨伯特为了长久地待在洛丽塔身边，接受了黑兹太太的示爱并与她结婚，但在结婚不久之后，黑兹太太偷看了亨伯特的日记，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丈夫爱的不是她，而是自己的女儿，不禁羞愤难当，决定和亨伯特离婚，让他再也见不到洛丽塔，但她在出去寄信时被汽车撞死。亨伯特让法洛夫妇认为洛丽塔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取得对洛丽塔的监管。夏洛塔的去逝，洛丽塔无监护人的状态亨伯特打开了亨伯特内心的欲望之门。他计划带着洛丽塔远离熟悉他们俩的地方，开始漫无目的长途旅行。

二、启蒙—欲望与时间的试炼之路

一旦穿越阈限，英雄便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捉摸

的梦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必须经受住一系列的考验^[9]。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开始了贯穿美国的长途旅行，在这趟旅行中，面对洛丽塔，亨伯特已经退化成一只野兽，他对洛丽塔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我爱你，我是一只五足动物，可我爱你，你可鄙、粗鲁、坏透了，可我爱你，我爱你！”^[4]为了留住这个梦想中的欲念，为了“诱惑，永恒的折磨，痒痒的难熬，疯狂的希望”^[4]，失去理智的亨伯特把他与洛丽塔的关系降低到嫖客与妓女的位置，2.5美元进行的一次性交易成了亨伯特的生活目标。他曾设想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耐心让洛丽塔生下洛丽塔第二，然后洛丽塔第二生下洛丽塔第三，那时他仍然身强体壮，可以用这些洛丽塔们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记忆的惯性驱使下，亨伯特用时间概念代替了空间概念，他总觉得时间很短。时间对于生命而言，就是冷酷且靠不住的东西。亨伯特为此日夜生活在紧张状态中^[7]。洛丽塔活在他的幻想之下，他经常给洛丽塔服用安眠药，潜意识中是幻想可以滞留住某一种必然要逝去的状态；他禁止洛丽塔与其他同龄男孩子交往，剥夺她正常发育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健康的性心理，潜在的意图是不愿看见她长大^[5]；他搜查并掠走她的存钱，因为钱往往代表的是成长、自立和成熟。他在表面上营造一副父女关系和谐的局面，对洛丽塔关爱有加，而在背地里，在拉上的窗帘背后，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念横行。

在这趟旅行中，亨伯特将自己与洛丽塔这段关系在叙述中合理化，他把她的行为与彼特拉克迷恋12岁的少女劳琳、但丁爱上9岁的贝亚特丽采、爱伦·坡与14岁的表妹结婚相提并论。这种关系实际上隐喻了一种时间的关系，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爱上一个女孩，包含着一种留住时间、重返时间的意识^[3]。这种复刻记忆、留住时间的欲望一直操纵着亨伯特。亨伯特期望自己的欲望得到实现，时间能够回到记忆中的过去。但时间力量的强大最终让亨伯特这一期望落空。在试炼路途中，欲望和时间交织进行，最终亨伯特的欲望之旅在时间的冲击下被迫停止，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三、回归—现实的回归

洛丽塔并不像安娜贝儿那样爱着亨伯特，亨伯特对她而言只是经济来源，是暂时的依靠。她的言行举止中都表现出她并不爱亨伯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亨伯特。她深知自己和亨伯特的关系是不正常，违反道德的。“她毫无来头地问，我们这样憋闷在小木屋里生活，一起干丑事，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有多久？”^[4]她用自己的力量无声地对抗亨伯特^[5]。小说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称呼都表达着自己的爱慕，洛丽塔回

应的都是：“你这笨蛋”，“你这肮脏的老家伙”，“你这恶棍”诸如此类的称呼。亨伯特也意识到洛丽塔不像同龄女孩那样乖巧听话。“在这个美丽的巧夺天工的少女身上没有感觉出任何美德的蛛迹”^[4]。可是亨伯特依然离不开她，甚至让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洛丽塔的奴隶。“可是我既软弱，又不聪明，我那个在学校上学的性感少女让我成了她的奴隶。”“她是一个十分冷酷的谈判者；离了这种药，我至多只能活上几天，而对这种药，由于爱的那种倦怠本质，我又无法强行去加以夺取。^[4]”洛丽塔依靠这种金钱关系开始为自己的离开做准备，后来借助奎尔蒂的帮助成功逃离了亨伯特。洛丽塔的离去深深地打击了亨伯特，疯狂寻找洛丽塔的踪迹，长时间的寻找无果让亨伯特看不到希望，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女朋友丽塔。英雄离开他所熟悉的世界，经历了考验之后，还必须跨越归来的阈限，“归来的英雄的第一个难题是，在看到使灵魂感到满足的景象之后，再去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转瞬即逝的欢乐和悲伤、平庸陈腐和喧嚣污秽”^[9]。不仅如此，归来的英雄还必须经受住现实生活对他的冲击。在小说中，亨伯特宣称洛丽塔的离去带给他巨大的打击，但并没有让他完全失去对性感少女的欲望。“在操场和海滩上，我那邪恶的、鬼鬼祟祟的眼睛总要违背我的意愿，仍去努力寻找闪现出的性感少女的四肢，努力寻找洛丽塔的侍女和捧花少女的那些隐秘的象征”^[4]。即使亨伯特开始意识到时间是向前的，并不会停留在过去的某一点，他的欲望依然无法停止，还是会在性感少女身上找寻记忆。

离开洛丽塔的亨伯特虽然看起来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但是欲望、记忆并没有停止。而当亨伯特重新见到洛丽塔时，发现她已经是一个腆着肚子的少妇，眼中的洛丽塔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性感少女，时间促使着洛丽塔不再是记忆中的洛丽塔，但他还是请求洛丽塔跟他走，洛丽塔拒绝了他，“他（奎尔蒂）打碎了我的心，可你却打碎了我的生命”^[4]。洛丽塔作为欲望客体的拒绝以及洛丽塔时间下的变化让亨伯特最终意识到人在时间面前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无论是意识还是记忆，都不过是时间之河的背景，也是时间的奴隶。记忆无法要求时间给予自己复活的土壤和温暖；相反，记忆只能滋润时间之树的常青。过去的记忆无法复刻，于是他不再陷入过去的行为模式。“我设法挪动了一下我的一条腿，避开她的手漫不经心地能拍到的地方”^[4]。在洛丽塔试图安慰他时，亨伯特说“别再碰我，否则我就活不成了”^[4]。当告别时，亨伯特也刻意不再与洛丽塔有身体上的接触。洛丽塔的

拒绝象征着亨伯特与时间斗争中的失败，也象征着对记忆追寻和保藏的失败。在故事最后，亨伯特枪杀了奎尔蒂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奎尔蒂带走了洛丽塔，破坏了他本可以维持的幸福。在亨伯特给奎尔蒂的判决书中可以窥探一二，“……因为你利用了一桩罪孽当我无助地脱毛换羽，遍体湿润而柔软作出最好的打算梦想在山区一个州结婚养下一窝小洛丽塔……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未做的一切你必须死”^[4]。亨伯特最终回归到现实中，在时间面前进行妥协。

四、结语

童年与安娜贝儿恋情的孑然终止促使亨伯特对记忆的驻留、对性感少女的欲望。偶然之间找到了安娜贝儿的化身洛丽塔让亨伯特神魂颠倒，费尽心机留在洛丽塔身边，夏洛塔的死亡让亨伯特拥有了独占洛丽塔的机会，亨伯特因此被引诱而将自己的欲望暴露在洛丽塔面前。在长途旅行中，亨伯特的欲望和时间进行斗争，最终时间的强大让他意识到记忆只是时间的奴隶。亨伯特被引诱、和时间作战最终回到现实的这一过程——一方面看上去是欲望被现实压迫，无法达到期望，但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成长之旅，他最终不再受困于过去的记忆之中，回到现实，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解脱。

参考文献：

- [1] Nabokov, Vladimir. Lolita[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5.
- [2] Tekiner, Christina. Time in Lolita[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79,25(3):463-469.
- [3] 蔡莉莉.《洛丽塔》：迷失在欲望与时间中的永恒悲剧[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2): 129-134.
- [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5] 汪小玲.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矛盾叙事话语及洛丽塔的隐性叙事[J].外语研究, 2011(6): 100-105.
- [6] 王卫东.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J].国外文学, 2001(1): 49-55.
- [7] 于晓丹.《洛丽塔》：你说什么就是什么[J].外国文学, 1995(1): 75-80.
- [8]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M].黄珏莘,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 [9] 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10]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